

設問句與近代白話講說體的互動關係

盧惠惠

上海財經大學

提要

近代白話講說體主要包括白話小說、《聖諭廣訓》白話系列讀本、白話演說文。該語體呈現出口語性、虛擬互動性強的特點，受這些特徵的制約，在語言的運用上形成了特殊表徵，產生了獨具特色的語言風格。設問句就是其中重要的、較多使用的語言策略之一，它在近代講說體中廣泛運用、形式多樣、功能豐富，反映出了語體風格與語言要素的互動關係。而隨著近代白話講說體的發展演變，與之相適應的設問句在分佈、功能和形式方面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關鍵詞

近代白話，講說體，設問句，互動關係

1. 近代漢語白話講說體

近代白話講說體文獻是近代漢語研究的一宗重要口語資源，劉堅（1982）包括近代的變文、話本、語錄（如《朱子語類》、禪宗語錄等）、直解（如《孝經直解》、《中庸直解》）以及近代末期的白話小說、《聖諭廣訓》系列白話文獻和白話演說文等，所涉範圍極廣，本文主要以後者為研究對象。

白話小說脫胎於勾欄瓦肆的“說話”藝術，作為“說話”的底本，作者以“說書人”的全知視角去敘說故事，受此影響，小說話本和話本小說在進行創作時，作者習慣於扮演“說書人”的角色，給讀者講故事，其區別是說書人是給台下的聽眾講故事，而白話小說的作者是以“說書人”身份跟潛藏的讀者“寫”故事，因而白話小說從詞語、句子到篇章等各個層面都留下了“說書人”“說講”的痕跡，構成了迥然不同的敘述層與被敘述層。

《聖諭廣訓》是清雍正年間皇帝頒佈的倫理道德規範，著各級官員對普通軍民進行宣講，聖諭本以文言寫就，受教化物件文化水準限制，宣講語言必得明白如話，才能使民間老孺理解，因此各地官員推出了用白話衍說的系列文本，其中以時任陝西鹽運分司的天津籍官員王又樸所作《聖諭廣訓衍》（1723年）和另一作者不詳的《聖諭廣訓直解》最為流行，其語言基本與當時口語一致，行文生動，修辭高明，來自方言

區官員將其作為學習官話的教材，18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期的來華傳教士也十分重視《聖諭廣訓》系列白話文獻，甚至視其為研究中國話的材料和學習中文的教本，晚清的語言改革人士也將其作為歸納漢語語法、編撰工具書的範本（周振鶴 2006）。

“傳統中國，說書以及演戲，乃是民眾獲取知識陶冶性情的重要途徑。”（陳平原 2007）演說與說書之間存在著“理不清剪還亂”的複雜關係。白話演說在晚清時期蔚為大觀，因其語言淺俗，人人能懂，梁啟超等講民主進步人士甚至把白話演說與學校、報章一起視同為傳播文明之利器。在秋瑾、劉師培等人的努力下，“演說”與報刊、書局結盟，將聲音轉化為文字，白話演說文對於開啟民智、普及知識、修繕辭令、變革文章以及傳播學術起了有著積極意義，對白話文最終取得書面語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民國時期甚至被納入國民教育課程體系（胡全章 2011）。

綜上所述，以傳統白話小說、《聖諭廣訓》白話衍說系列文本與白話演說文為代表的近代漢語講說體呈現出以下共性：雖然是書面文本，卻潛藏著講說者與聽、讀者；講說者總是力圖模擬出現場性，假定在與聽、讀者進行一場同一時空的“對話”。“對話”雙方在信息或知識上具有不對稱性，大多數聽讀者文化水準低下，講說者具有絕對的權勢地位。講說語體的這些特徵反過來又對其語言的運用施加了種種制約，在功能和形式上形成特殊表徵，如：以獨白型話語方式為主，講說者已預先安排組織好話語內容，話題的推進以從講說者向聽讀者的單向傳遞為主要方式；虛擬現場性的交互性要求講說者也適當採用一些“對話”形式與聽讀者進行“互動”。因而，講說體篇章的各個層面都留有兩種不同聲音的“對話”痕跡。同時，講說體對講說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讓聽眾迅速梳理清楚複雜的故事情節，把握每個人物的來龍去脈；必須讓聽眾按照言者意圖形成清晰的價值判斷以處在相應的情感共鳴中；必須設法揣摩聽者的接受心理，引導聽眾付出盡可能小的認知努力，最大程度地增加話語語境效果。為此，講說者要調動語言的一切可能性，以保證藝術效果，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具有交際性功能的語言標記。而設問句就是其中重要的、較多使用的語言策略之一。

關於“設問”，陳望道先生曾在《修辭學發凡》中有過界定：“胸中早有定見，話中故意設問的，名叫設問。這種設問，共分兩類：（一）是為提醒下文而問的，我們稱為提問，這種設問必定有答案在它的下文；（二）是為激發本意而問的，我們稱為激問，這種設問必定有答案在它的反面。”（陳望道 1979）呂叔湘先生（1956）指出“設問句是引起對方注意的一種修辭方式。這種用法以特指問句為多。”並將作為修辭手法的“設問”句法層面上的特點歸結為：設問句形式由提問句和答語句構成，提問部分以特指問句為主，答語有直接和間接之分。邵敬敏先生認為“設問句不是以結構特點為標服劃出來的類，而是交際功能的類型”（邵敬敏 1996）。

由此可見，設問句在結構形式上體現為一個完整的提問—回答序列，與人們面對面口語會話中發話人提問、聽話人回答所構成的一個話輪極為相似，唯一的區別在於講說體文本中的問與答實際上均出自講說者一人之口。

學界對設問句的研究成果並不多，關注點主要在於設問句的形式判別與語用功能等方面，而對設問句在特定歷史階段、特定語體中的表現形式以及如何實現其交際功能的卻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本文將結合白話講說語體的具體語篇類型，動態研究近代漢語末期即明清至民國初期白話講說語體與設問句與的互動性關係，並在此基礎上考察設問句的表現形式與發展變動趨勢。

本文的語料主要來源於北京大學 CCL 古代漢語語料庫與周振鶴主編的《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以及近代報刊資料庫中所收錄的白話演說文（周振鶴 2006）。

2. 近代白話講說體中的設問句互動性的體現

2.1. 設問句中的說者與聽者

會話的基本單位是話輪，說者和聽者的一次轉換為一個話輪。雖然設問句中的言語雙方或隱或現，並不一定都出現在其語表形式上，但是設問句通過問—答所構成的完整話輪來體現說者與聽者兩種不同聲音的“互動”。

設問句的互動雙方白話小說的“說書”淵源使得即使由文人獨創的小說也保留著將故事講述者視為說書人的習慣。“說書人”的存在“形成事件的模仿和敘述者的評論雙線發展的特殊修辭效果。”（浦安迪 1996）當說書人有必要與聽者互動時，有時以“說書的”“說話的”“我”等名詞、代詞直接現身，有時假借書中人物口吻出現。而聽者則是說講者心目中的期待讀者，往往以“看官”“諸公”“列公”或“你”進行指稱。而《聖諭廣訓》白話系列讀本與白話演說文的稱呼更習慣於使用“你”“你們”“爾等”“我”“大眾”“列位”等。如：

- (1) 且住！說書的，這十三妹既是一位正氣不過的俠女，你為何這等唐突他起來？列公，非唐突也。一則，是這位姑娘生性豪爽……。（清《兒女英雄傳》）
- (2) 再說竇爾墩醒過來，說一聲：“不好了！”喊人：“來拿奸細！”怎麼他就不見了？難道他會隱身法不成？諸公有所不知，因他這床後有個暗門，裡面安了消息，外人看不出來。（清《施公案》）

例（1）中的“你”回指前文“說書的”，“列公”與例（2）的“諸公”均指聽讀者。說書人將聽眾稱為“看官”，充分體現出說話伎藝現場演述的表演藝術特徵。白話

小說中將受眾稱為“讀者”的例子出現在清代，但即使明知對方不再是說書場中的聽者，講說者仍習慣採用一問一答如同真實會話的方式與讀者進行虛擬的現場互動，如：

- (3) 再掀開筐一看，果見一個人黑黢黢的作一堆兒蹲在那裡喘氣。讀者！你道這人為何在此？原來這廟裡和尚作惡多端，平日不公不法的事……（清《俠女奇緣》）

當然更多的時候，出於語言經濟性的要求，說者與聽者選擇隱身，此時的設問句可以看作隱含一個“言者主語 + 言說動詞或認知動詞”構成的引導標記，如：

- (4) （你說）這個詩怎麼叫得回文？（我且告訴你）因是順讀完了，倒讀轉去，皆可通得。（明《二刻拍案驚奇》）

括弧中即為隱去了的引導標記。

總體來看，白話小說中設問句的言聽雙方更多地選擇隱身，而《聖諭廣訓》白話系列讀本與白話演說文則更多地現身說法。如：

- (5) 你道如何這叫做“孝”？人人有個父母，父母是生我的人，自從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不知父母費下幾許心血，受下許多辛苦……使父母身體安逸、心志快悅，這方才是孝。（清《聖諭廣訓直解》）
- (6) 這兩樁是什麼呢？為什麼是這樣要緊呢？我細細講來大眾聽聽。大眾要聽清了，不要糊裡糊塗，辨不清楚就不像個人，要吃外國人的大虧，受官府的暴虐哩。辨得清就是個大國民，外國人不敢看輕，官府哪裡暴虐得來？我說的兩樁嚇。第一樁就是安分，第二樁是守己。（民國演說文《安分守己》）。

說書人靠說書技藝為生，需不斷“現身”以聲情並貌地與“看官”直接交流，激發看官的情緒與熱情，調動看官的好奇心與注意力，在迎合看官的同時打動看官，以牢牢吸引聽眾（郭英德 2014）。而《聖諭廣訓》系列文獻卻是各級官員高高在上地對普通軍民進行道德宣講；晚清以降的演說是知識份子對民眾的思想啟蒙、社會動員、文化傳播或學術普及（周振鶴 2006）。講說者與聽讀者的關係不同，因而對自己的身份地位的凸顯度也有不同的要求。

2.2. 設問句的互動方式

2.2.1. 自問自答、他問自答式和他問他答式的互動

近代白話講說體文獻中隱含著不同層次的敘述視角，因而設問句的互動方式也頗為複雜。有的是講說者向聽者提出問題，再自行作答的自問自答式互動。如：

- (7) 我且問你，這七人端地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明《水滸傳》）
- (8) 列位再想一想，世俗稱呼，為什麼把妾叫做姨太太呢？為是太太的姊妹叫姨太太，是把妾當作姊妹的意思，所以也叫姨太太。（民國女學報《姑媳要平等》）

有的為假借聽者之口提出問題，再以講說者口吻解答的他問自答式互動，如：

- (9) 說話的，我且問你，在後艙中，非止賀小姐一人，須有夫人丫鬟等輩，難道這般著迷光景，豈不要看出破綻？看官，有個緣故。只因夫人平素有件毛病，剛到午間，便要熟睡一覺，這時正在睡鄉，不得工夫。那丫頭們，巴不得夫人小姐不來呼喚，背地自去打夥作樂，誰個管這樣閑帳。為此並無人知覺。（明《醒世恒言》）

例（7）與例（9）雖都有引導語句“我且問你”，但據上下文可知例（7）為“說話的”問“看官”，“說話的”再解答；例（9）是“看官”問“說話的”，“說話的”給予應答。

還有聽者問，書中人物作答的他問他答式互動。如：

- (10) 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系上回賈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來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搪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朱，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甯榮賈府所為哉！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系賈母教養。後來……（清《紅樓夢》）

上例由聽讀者身份的“諸公”或“大家”提出疑問，再假託故事中的人物“蠢物”進行回答。

2.2.2. 直接互動與間接互動

從問句與答句線性序列上是否緊密相連以及有否語言標記明示，可將設問句講說者與聽者之間互動分為直接與間接兩類。其中，提問之後緊接就回答的直接互動模式設問句是白話講說類文獻中最普遍的表現形式。如：

- (11) 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前面簇擁著一個年少的壯士。怎生打扮？但見頭上三叉冠，金圈玉鈿；身上百花袍，織錦團花。甲披

千道火龍鱗，帶束一條紅瑪瑙。騎一匹胭脂抹就如龍馬，使一條朱紅畫杆方天戟。（明《水滸傳》）

- (12) 列位再想一想，世俗稱呼，為什麼把妾叫做姨太太呢？為是太太的姊妹叫姨太太，是把妾當作姊妹的意思，所以也叫姨太太。（民國女學報《姑娘要平等》）
- (13) 《詩》曰“式相好矣，無相尤矣”。怎樣叫做“相尤”？兄弟待我不好，我也學他不好，這就叫做“相尤”。（清《聖諭廣訓直解》）

直接互動式設問句的提問部分一般為特殊疑問句，疑點由疑問詞“怎麼、怎生、為什麼、何故、如何”等傳達。回答部分緊承提問部分，對疑問詞進行針對性解答，根據疑問點所含信息量的大小，答句形式可為單句、複句甚至語段。這類提問一回答之間的緊密關係除了線性序列上的直接相承外，在語言標記上也有體現，如例（11）沿用了講說體中獨有的零形無主句“但見……”，例（12）用關聯詞語“為是……，所以……”彰顯語義關係；另外，答語部分還常以“……，這就叫做……”等具有元話語成分的句子作結呼應提問部分，如例（13）。

有些設問句因插入了講說者的主觀評論或元話語語句，提問一回答之間的關係顯得較為鬆散，本文將此模式視為間接互動。如：

- (14) 但是我國窮民弱的原因究竟在哪裡？我們不可不來研究研究。我國自辛亥癸丑兩次改革，中央及各省，增加軍隊幾及百萬，軍費支出額合全國收入幾及百分之八十有奇。查各國平時軍費，每年支出額合全國收入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不等，萬無超過半數的……即使像美國那樣的富豪，也要被這班人鬧個精光的。（民國通俗週報《演說·救窮》）
- (15) 做了一個人，有兩樁最要緊的事情是斷斷少不來的。沒有這兩樁就算不來人。這兩樁是什麼呢？為什麼是這樣要緊呢？我細細講來大眾聽聽。大眾要聽清了，不要糊裡糊塗，辨不清楚就不像個人，要吃外國人的大虧，受官府的暴虐哩。辨得清就是個大國民，外國人不敢看輕，官府哪裡暴虐得來？我說的兩樁嚇。第一樁就是安分，第二樁是守己。（民國演說文《安分守己》）

例（14）、（15）中的問句與答句之間插入了“我們不可不來研究研究”“我細細講來大眾聽聽”這種屬於不傳遞話題命題意義的句子，藉此，講說者可延宕講說節奏，給予聽讀者思考的時間，並引導聽讀者順應自己的思路。

間接互動式設問句在講說體各語篇類型中呈現出了不同的消長趨勢：在現當代小說隨著傳統白話小說說書模式的淘汰而被棄用；在各類演講及文本中仍有使用，如：

- (16) 自由主義從 17 世紀，18 世紀，19 世紀，20 世紀，大家所爭取的自由是什麼？那些東西都是虛無縹渺的，沒有很明確地出現過。我告訴大家：自由和愛情一樣，都要列舉的……（現代李敖·清華大學演講稿）

2.2.3. 正面互動與側面互動

據問句與答句的語義緊密相關程度，還可將設問句分為：答句針對問句的疑問點正面回答的正面互動，答句從側面迂回地回答問句疑問點的側面互動。

由“提問+顯性答語”構成的正面互動式設問句，從疑問到解答一目了然，語義十分顯豁。如：

- (17) 你道此盒內是什麼東西？原來就是二人定的奸計，將狸貓剝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認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難看。（清《七俠五義》）
- (18) 中國為什麼不強？因為沒有人材。為什麼沒有人材？因為女學不興。（民國《女學報·演說·盡力》）
- (19) 何以遊手好閒便不快樂？大凡遊手好閒之人，不務正業，或賭博，或詞訟，或宰耕牛，或鑄小錢，或販私鹽，種種沒結果的事，大則難逃刑典，小亦不齒鄉間，人人共惡，到老無成，是何等不快樂。（清《聖諭廣訓·易解》）

例中答句句首有副詞性引導詞“原來就是”“因為”“大凡”等，這些詞明示了答句與問句間的語義關係和講說者的態度立場。

以敘事為主的白話小說中獨有一類答語為韻語句的正面互動式設問句，多出現在描摹風景、人物等語境，如：

- (20) 時光迅速，卻早又是八月中秋。怎見得中秋好景？但見：玉露泠泠，金風淅淅。井畔梧桐落葉，池中菡萏成房。新雁聲悲，寒蛩韻急。舞風楊柳半摧殘，帶雨芙蓉逞嬌豔。秋色平分摧節序，月輪端正照山河。（明《水滸傳》）
- (21) 楊玉看這婦人，生得意態自然，必是好人女子。怎見得？雲鬢輕梳蟬翼，翠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花生丹臉，水剪雙眸，意態自然，精神更好。（宋元《清平山堂話本·楊溫攔路虎傳》）
- (22) 怎見得回風的標緻？雲鬢輕梳蟬翼，翠眉淡掃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花生丹臉，水剪雙眸。意態自然，技能出眾。直教殺人壯士回頭覷，便是入定禪師轉眼看。（明《二刻拍案驚奇》）

這類答句雖然也針對問句的疑問點進行確切答覆，但是一種程式化的說書人套語，如例（21）與例（22）由於描寫的韻文詩完全一樣，造成的“冷氏夫人”與“回

風”兩個女子形象完全雷同，毫無個性可言。因此，該類型的設問句已為現當代小說所摒棄。

還有一類由“提問+隱性答句”構成的側面互動式設問句也是白話小說獨有特殊表達方式，其答句通常為一些熟語性的詩詞語句，對提問部分進行隱喻性回答。如：

- (23) 畢竟那阮三說也不說？正是：人前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宋元《清平山堂話本》）
- (24) 畢竟未知進來與小姐相見也不相見？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宋元《清平山堂話本》）

以上兩例均出自早期話本小說藝術形式尚未完全成熟的時期，說書人借助模式化的語表形式來設置懸念、賣弄關子，調整行文節奏或暫停講述以討取關餉。該類設問句在文本中主要起篇章組織、話題轉換或章回終結的作用。如例（23）的答語“人前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本意為“不能對人完全敞開心扉”，若僅看該答語，聽讀者並不能知曉“阮三到底說了沒有”；例（24）“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的含義更隱諱，聽讀者只能得到一鱗半爪的預示，具體如何還需通過後續故事情節的展開才能知曉。由於該類設問句的語義過於隱晦，聽、讀者需付出額外的認知努力去體悟，因此，其使用語境受到限制，後來也逐漸被淘汰。

此外，白話小說中還有一類有元話語性質、語義含混的概括性語句構成的側面互動式設問句，如：

- (25) 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明《三國演義》）
- (26) 這段神情兒，想來還是那時候的世家子弟、家生女兒的排場，今則不然。今則不然，又是怎的個情形呢？不消提起。（清《兒女英雄傳》）
- (27) 且住！說書的，這位姑娘好容易才安頓了，他心裡又神謀魔道的想起甚麼來了？列位，這句話說書的可不得知道。（清《兒女英雄傳》）

例（25）是章回小說的習慣性套語，表明一回故事的結束；例（26）、（27）則是講說者在敘述過程中故意賣弄關子，設置懸念時的慣常套話。這類設問句在現當代敘事作品中也不再使用。

2.3. 設問句提問部分的問句類型及其與語體的選擇關係

近代漢語末期講說語體中的設問句提問部分大多由特指問句構成，是非問句構成的較少，對於問句類型的選擇與設問句在具體語篇中所要實現的功能直接相關。

2.3.1. 特指問句類型的設問句

提問部分為特指問句的設問句，因有疑問代詞明確提出疑問，答句再針對疑問點進行解答。該類設問句主要用來設置話題、介紹背景信息、表明態度立場及提請聽讀者注意。如：

- (28) 你道他們的心思為何？因得了地方，便可行權，行權便可得利，權愈大，利愈厚，可知權利二字，是相輔而行，絲毫拆不開的。（民國演說文《淺說·商務教科書》）
- (29) 怎麼能改去他這毛病呢？要緊是叫地方上有公論。教那壞紳士會首們，不敢作私弊。（民國海城白話報第二冊《議會開會演說》）

白話演說文的疑問點往往是演說者將要傳達的核心觀點以及民眾關心的社會熱點，提問為引導聽、讀者關注、思考而設置，答語就是講說者觀點態度的集中體現，如上述兩例就是針對當時英、德、俄等殖民國家在中國佔領城池、瓜分利益，國貧民弱狀況，演講者向國人宣揚民主思想，普及議會在革除時弊中的重要性，喚醒民眾救國圖存的立場觀點。

《聖諭廣訓》系列白話讀本的主旨在於向百姓宣講聖諭，雖然宣講官員各異，但基本都採用了模擬聽者（普通百姓）提問，官員自己類比答者的宣講方式。一問一答，環環相扣，有條不紊地逐條展開講解。宣講官員以特指問句開場，問題圍繞每條上諭中的主題詞展開，答句內容即為該條上諭所包含的道德理念和行為規範。如：

- (30) 如今講第二條了，你們聽著：什麼這叫做“宗族”？就如一個人，父母生下了便有個兄弟，這個兄弟是嫡親的，漸隔了一枝便是堂兄弟，再隔了一枝便是從堂兄弟，一層層隔下來，便一層層疏遠去，所以期功總麻、尊長卑幼各分個五服之親。（清《聖諭廣訓直解》）

白話小說以講述故事為主，講述者往往將特指問句類型的設問句作為組織故事結構、推動情節發展的敘事手段。如：

- (31) 王明看了一會，只見山頂上有一顆樹，生得就有些古怪。怎麼古怪？圍有三五尺，高有幾十丈，身子挺挺的直上，就象一杆檜。頂上婆婆的許多枝葉，就象一把雨蓋當空。也不偏，也不邪，端端正正就有一個窩巢做在上面。（明《三寶太監西洋記》）
- (32) 這首詩，系本朝嘉靖年間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是誰？姓盧，名楠，字少梗，一字子赤，大名府浚縣人也。（明《今古奇觀》）

以上 2 例皆出現在敘述語言部分，問句形式上包含著前一句子的焦點信息如“古怪”“才子”，疑問點是將要敘述的新信息，答句再以新信息為核心進行解答。因此，該類設問句類似於一個話題鏈，具有連貫情節、轉換話題、推動敘述進展的功能，組織脈絡清晰，十分有利於故事情節的層層推開。此外，講述者還通過提問使聽讀者介入故事講述現場，對營造現場感、互動性，激發聽讀者的興趣極為有效。所以，這類設問句受到白話小說作者的“厚愛”，對白話小說語體獨特風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2.3.2. 是非問句類型的設問句

晚清時期興盛的白話演說文以開啟民智、傳播新知、救亡圖存為己任，提問部分因其功能的差別而採用了不同的問句類型。如果以傳播新知為主，提問部分表現為特指問句，疑問詞以“什麼、怎麼、為何”等問事物、方式、原因的為主；如果以闡釋道理為主，則表現為是非問句。如：

- (33) “國民、國民，請想一想……請一深想，我中華民國在地球上是一個什麼國？是一個富強國嗎？就是三歲的小孩子也不敢承認。是一個將亡未亡的國嗎？雖有種種明證，但也不忍就一口承認。只得自痛自欺自寬自解勉勉強強承認算是一個貧弱的國。”（民國通俗週報《演說·希望》）

上例提問部分連用兩個是非問句，展示了演說文說理論證的嚴密邏輯性，鮮明地表達了演講者的主觀立場觀點。

而白話小說，宣講道德規範的《聖諭廣訓》白話系列讀本中都未曾見是非問句類型的設問句，可見，設問句的類型與語體的功能之間也具有雙向選擇的互動關係。

3. 小結

設問句因其獨特的提問—回答結構形式及交際功能在近代白話講說體中有較為集中的運用，表現出了豐富的結構類型及語用功能，這是白話講說語體的虛擬現場互動性的語體特徵在語言要素層面上的反映。對明清以來至民國初期的白話小說、《聖諭廣訓》白話系列讀本及白話演說文等講說語體的具體文本作進一步考察發現，為適應不同的語篇類型，設問句在形式、語義、功能上都有較為的明顯分化，如：設問句中指稱說者和聽者對話雙方身份的人稱代詞和稱呼語在不同的語篇類型中有不同的類別，且白話小說中更習慣隱去言聽雙方，而《聖諭廣訓》白話系列讀本及白話演說文更傾向於利用人稱代詞及稱呼語來拉開說者、聽者之間的距離；答句為韻文語句的、常於景致、人物描寫的正面互動式和“提問+隱性答句”的側面互動式設問句都是近代白話小說所獨有的設問句類型；白話小說設問句的提問部分以特指問句為主，而白

話演說文的設問句提問部分還可以是是非問句，這是受演說文明確表達觀點態度、重在說理論證的語體功能制約而形成的語言要素使用特點。

隨著白話講說語體的現代演進，設問句內部也出現了相應的調整，如：為白話小說所獨有的幾類設問句類型，雖也為篇章的組織、講說者身份的建構、聽說雙方的互動回饋有著一定的功用，但是作為程式化的說書人套語隨著傳統小說敘事方式的現代轉型而被淘汰，在現代漢語中已消失。提問一回答之間插入了講說者的主觀評論或具有元話語功能的語句的間接互動式設問句不再為現當代小說所承襲，卻仍活躍在現當代的演講文中。

鳴謝

本文為中國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基於講說體白話文獻的清至民初漢語口語句式研究”(16YJA740023)的階段成果。感謝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意見，文中謬誤概由本人負責。

參考文獻

- Chen, Pingyuan (陳平原). 2007. *Yousheng de Zhongguo: "Yanshuo" yu jinxindai Zhongguo wenzhang biange* 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 *Wenxue Pinglun* 文學評論 3. 5–21.
- Chen, Wangdao (陳望道). 1979. *Xiucixue Fafan* 修辭學發凡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Guo, Yingde (郭英德). 2014. “Shuo-Ting” yu “Xie-Du”: *Zhongguo gudai baihua xiaoshuo de liangzhong shengcheng fangshi jiqi hudong guanxi* “說—聽”與“寫—讀”——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兩種生成方式及其互動關係 *Xueshu Yanjiu* 學術研究 12. 134–160.
- Hu, Quanzhang (胡全章). 2011. *Qingmominchu baozhang wenhua he baihua yuti de jindaihua* 清末民初報章文話和白話語體的近代化 *Zhongzhou Xuekan* 中州學刊 5. 229–233.
- Liu, Jian (劉堅). 1982. *Gudai baihua wenxian jianshu* 古代白話文獻簡述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01. 97–104.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56. *Zhongguo Wenfa Yaolüe* 中國文法要略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Pu, Andi (浦安迪). 1996. *Zhongguo Xushixue* 中國敘事學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1996. *Xiandai Hanyu Yiwenju Yanjiu* 現代漢語疑問句研究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Zhou, Zhenhe (周振鶴). 2006. *Shengyuguangxun Jijie yu Yanjiu* 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hetorical Questio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Vernacular Speaking Style

Huihui L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ylistic style and linguistic elements. The modern Chinese vernacular speaking style mainly includes three types of style, ancient vernacular Chinese novels,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 and colloquial speech. The modern Chinese vernacular speaking style i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colloquial and virtual interactivity. As a language style element, constrained by these characters, the rhetorical question that is widely deployed, has various forms and rich func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vernacular speaking style, the distribution, function and form of rhetorical questions have changed accordingly.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vernacular, speaking style, rhetorical question, interaction

通訊地址：上海 楊浦區 上海財經大學 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電郵地址：huihuilu99@126.com

收稿日期：2019年1月10日

接受日期：2019年5月27日